

第二回 絕張宏廬山從學 遇菊英月下訂盟

話說縣考將近，先生命庭瑞與美玉赴考。蘭英亦要同往，其母何大姑止之曰：“爾女流輩，怎想去考試，連內外都沒有了。”蘭英曰：“娘道我是女兒，我偏不以女流自居。今番出考，總不落他人之後。”其母軟弱，遂不禁止。

蘭英與庭瑞、美玉一樣打扮，三人同赴縣考。試後圓圖出，庭瑞舉了案首，蘭英第二，美玉卻在四名，三人各自得意歸家。及府考，美玉舉了案首，庭瑞在第三名，蘭英居四。府縣考畢，祇待學究到來。不料先生驟卒，庭瑞傷感不已，在家納悶。

一日，何大姑閑坐，庭瑞侍側。有老僕名新發者，進言曰：“昔先主人廣施恩澤，遠近皆沾其德，尚然家資日富。先主人去世，毓秀叔理我家務。里人未得其澤，反受其算，我家資反不見盛。向者，毓秀叔孤身一人。今則呼奴使婢，驟馬成群，其屋宇莊田不在我家之下，非算計我家之財耶？況其行為詐訛，若不早絕之，則我家之業必屬他所有矣。僕久欲進言，奈因小主人年幼，恐遭他害故也。願主母裁處。”何大姑未及開言，庭瑞一傍接口曰：“新發之言是也。若非他下蘇州，我爹爹亦不至身故於外矣，願母親早絕此人。”何大姑曰：“我乃女流，難以任事，憑爾便了。”庭瑞曰：“新發是我家老僕，家事他無不知。況且為人老實，可將家事任之，必然始終盡美。”何大姑依言，將家事付新發掌管，各處事務俱與張宏三面交割。張宏暗暗懷恨，自此不甚來往。

忽一日，美玉來尋庭瑞，說學憲將到，相邀同往考試。於是又與蘭英同往。及學憲到，先考吉水。過了場後，學憲閱見三子文卷，十分驚喜，遂皆取入泮。庭瑞居一，美玉次之，蘭英第三。三人喜不自勝，俟候學憲起身，然後歸家。

大姑謂蘭英曰：“爾以為嬉遊，今則名入泮宮，倘美玉露風奈何？”蘭曰：“母親無自畏也，美玉與我同學，又與我同考。他泄我事，他自己得無干咎。”大姑心始安定。

且說美玉歸家，又邀庭瑞一處讀書。庭瑞實不耐煩。一日對大姑曰：“兒在家中，美玉牽長纏擾，兒實不耐煩。今聞南康府廬山上，有白鹿書院，乃宋朝朱文公設教之所。於今作御學，先生乃翰林院劉成翰掌教，兒將往從其學，願母親自珍貴體。”大姑曰：“爾欲往廬山學書，亦是美志，到其間是必苦心，以求上達。”

庭瑞領命，遂帶了書僮來興兒同往。老僕新發送十里之外，庭瑞囑之曰：“爾在家中，務宜小心事奉主母，別無他囑。”新發領諾而歸。

庭瑞僱了船隻，順流而下。不數日到了廬山，與來興兒上圻。請人挑了書籍，直抵白鹿書院。令來興兒送上名帖，謁過了先生，然後與諸同窗各敘年齒。

內中有一同年，也是去年入學。其人姓武，名奇兒，字建章，即武方山在大江口拾得之子也。當下邀庭瑞到他房中坐談，講及翰墨，竟終日不能已，遂成文字知音。二人日則同食，夜則同榻。每常終夜不寢，博論與義。又曰：“今年有科舉，勿使榜上無名。”先生見他志學如此，亦勤心教誨。

一日，庭瑞謂建章曰：“兄曾娶否？”建曰：“未也，家君每為弟議婚，俱非姻緣。弟志必得有才者，方稱此心。”庭瑞曰：“弟有一妹，年十四歲，亦曾讀書。其才雖不言高，卻與愚弟恍惚。若不因門戶見鄙，願將舍妹相託。”建章大喜曰：“既蒙不棄，敢不遵命。但當歸請父命，然後方妥。”正話間，忽一僕進來叫曰：“公子快些歸家，大老爺昨日陡然起病，十分沉重。夫人著我來趕公子歸家。”建章聞言，即忙收拾歸家。

歸別時庭瑞問曰：“令尊翁有恙，不容不去。但是科場期近，兄幾時可來？”建章曰：“相煩多等幾日，七月初旬準到。倘旬內不到，兄便不必等了。”言訖，長揖而別。及到了家中，因見父親病重，恐庭瑞在書院等，故作書令其先往，並託為覓寓所。

時書院人俱赴科場去了，惟庭瑞一人獨自等候建章。及得了書信，便打點起身。雇了一隻快船，與來興兒望江省而來。將午開船，順風而來。

本日到了吳城，將船灣在望湖亭邊歇宿。時七月之中，暑氣正盛。庭瑞乃步出艙外納涼。是夕月白風清，萬里如畫。正笑噉間，忽聞鑼聲連響，一隻官船順風而來，灣入泖中。正與庭瑞之船隔壁。那船上一面黃旗，大書“欽命湖南巡撫部院”。艙外旗幟分明，綠紗窗內，寶炬輝煌，異香飄出。

忽然琴聲響亮，優雅盡妙。庭瑞竊聽之良久，乃止。聞窗內有女子曰：“小姐，請用茶。”須臾，琴聲又作，有人嬌聲歌曰：

從吾所好今，琴與書。

身為女子兮，志並英儒。

夜宿長江兮，秋聲寂寂。

回首顧望兮，渺渺鄱湖。

歌罷琴息，庭瑞驚喜欲狂，暗思：“此必才女所作也。且其嬌聲雅韻，真使我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”。欲待和他一韻，又恐諒動拖船上官長，反為不美。正尋思不了，亦命書童抱琴出艙來，彈一《風求凰》詞。琴聲既罷，又聞那船上琴聲洋然，依韻而轉。庭瑞詩興淳然，自不能禁。遂高聲吟曰：

嫦娥何事夜彈琴，

彈出高音正有情。

窗內玉人多美伴，

可憐明月一孤輪。

吟罷自思：“不知窗內才人曾聽否，又不知肯憐我意否。”正想間，祇聽得那船內低聲和云：

窗外何人夜聽琴，

新詩分外更多情。

一輪明月當空照，

照出江中月一輪。

庭瑞聽罷，舞掌樂甚。乃暗嗟曰：“若得此女一見，勝佔鰲頭百倍矣。”

正在痴獸之際，忽見他船上紗窗開處，一女子步出窗外。月光之下，淡妝得宜，笑容可掬。庭瑞暗思：“此必和詩才女也。”女子走近船邊問曰：“相公深夜自詠，其樂如何？”庭瑞起身答曰：“光風霽月之下，樂莫大焉。請問小姐尊居何處，將欲何之？”女子曰：“妾非小姐，乃小姐之婢梅香也。我家老爺姓楊，號時昌，家居江南。見任湖南巡撫，已上任半年了。我小姐因有小恙，所以落後，今船上祇有老爺差來一老僕，迎接小姐的，今已睡著。請問相公何處名邦，高姓大名，青春幾何？”庭答曰：“小生姓張，名朋祖，字庭瑞，吉安吉水縣人。年十五歲，生於今上三十六年，春三月望日酉時也。”婢曰：“我小姐適聞妙句，深加敬仰。欲與終身相託，未審君意若何？”庭曰：“小生一介寒儒，何敢當此。且小姐千金貴體，下配一白面書生，非所宜也。”婢曰：“我小姐素性不凡，舉止有方，嘗自謂曰：‘不配公侯子，願事知音客。’今觀相公人才正與小姐相當，又何辭焉。”庭曰：“愚雖幼，頗讀詩書，粗知禮義，婚姻大事當從父母，未聞任意可擇者。”婢曰：“我小姐雖非男子，亦知禮義。豈不知婚姻之事出自父母之命。我老爺年老無子，單生小姐，愛之過甚。每擇婿必取其才與小姐相當者，數年來未得其人。今相公與小姐以才憐才，年齒相同，故屬意焉。倘蒙見允，到署之日即稟請老爺夫人之命，自有差官來迎相公。”庭曰：“既蒙小姐如此憐愛，小生敢不諾命。但求小姐佳句，以訂今夕之約。”婢領諾，轉入艙中。

須臾，手奉一幅黃羅汗巾而出，遞與庭瑞。庭瑞接過看時，祇見上寫一絕云：

寒夜長江事已然，
月光如水水如天。
同心玩月訂盟處，
便是吳江隔壁船。

江寧女子楊菊英拜題

庭瑞接看一遍，十分歡喜，乃問曰：“小姐有甚言語否？”婢曰：“無他，亦求相公佳句而已。”庭點首入艙，亦用一幅繡巾書一絕，云：

嫦娥祇合在蟾宮，
誰覺今霄下九重。
若是仙緣應有分，
何辭千里訂奇逢。

吉水書生張庭瑞應命

庭瑞寫畢，送出艙來。祇見他船上紗窗開處，一女子手托香腮與婢言語。見了庭瑞即潛入窗內，庭瑞祇做不知，將汗巾詩句交付婢子收拾去了，庭瑞亦入艙內。

正欲解衣就寢，那婢子又來擊門曰：“張相公，我小姐相請，有話說。”庭復出來時，祇見那婢子推開半片紗窗，小姐現出嬌容。正將使婢傳言，然復半響不語。忽然，那船上有人咳嗽，小姐聞咳聲，忙叫婢子進去，掩了紗窗。到使庭瑞倚船獨立，欲臥不能。

霎時天亮，那船上水手一齊起來開船，急得庭瑞心顛意亂，祇見那船上紗窗復開，小姐立於窗內，默然望著庭瑞，以手指心而已。船到江心，扯起帆來，如飛去了。庭瑞也叫起船戶開船，奈因船小趕他不上，乃嘆曰：“不期而有此奇遇，真天緣也。此等才貌雙全，古來罕有，正使我思慕不能已也。且待科場後，便當往湖南一走，不負今日之約矣。”一日間思想不了，船遂到了江省。

是晚宿於滕王閣邊，明日清晨，與來興兒進城，歇覓寓所。祇見一書生笑迎曰：“庭兄來矣，弟已等候多時了。”乃以手挽庭瑞同行。正是：

方逢玉女指心約，又遇故人挽手言。
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男子能文，女子亦能文；男子可考，女子亦可考。蘭英身為女子不負所學，真可謂志勝男兒矣。大姑有僕，能窺張宏之奸；大姑有子，能絕張宏之害。有是子，有是僕，可謂否極泰來。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

庭瑞有才，美玉齊有才；庭瑞入泮，美玉亦入泮。張博積德，張宏卻損德。以此較之，善惡之報，亦甚不爽，豈其然乎。

建章無庭瑞，無以為友；庭瑞無建章，無以合志。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，此二者其可謂直，諒多聞矣。

菊英能琴，庭瑞本能琴；庭瑞善詩，菊英亦善詩。知音殊遇，誠不易得也。當七月之中，三更之候。明月當空，才子佳人隔船和詠。一片好景，當得一軸清秋畫。

未見不思，既見不亂，得其所矣。見而有約，默然指心，情自深矣。別後相思，竟如何哉。或曰：“聞琴則詠，聞詠則和，全無闕節。何殊《西廂記》月下跳牆矣。”子曰：“不然，‘關雎’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即此意也。”以才逢才，豈有不相憐者乎？

